



【人生随想】

天坛之春

□肖复兴

进天坛南门往西走一点，甬道北，树荫掩映中，有一大块空地，四四方方，很宽敞，足有几个篮球场大，四周被柏树林包围。柏树不高不粗，都很齐整，是这些年新栽的。奇怪的是，当初铺展展、密密实实栽下这一片林子，为什么独留下这样大的一片空地？如果留下这片空地是有规划的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闲置，除了四周安放几个木条凳，一片空如也？地面也没有做硬化或任何处理，依然是土质的，风一刮，尘土飞扬。

其实，有这样一块空地，挺好的。有时候，我会到这里来画画。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这里玩，这里宽敞，可以让孩子可劲儿地疯跑，又是土地，即使摔倒了也没关系，不会磕坏了胳膊腿，顶多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接着再玩。这里成了儿童游乐场，尽管没有一点儿游乐设施。天坛有那么多古树、古建筑，也有成年人锻炼的体育场，就是没有一般公园都有的儿童玩的游乐场，这里便填补了这个空缺似的，很受孩子们欢迎。一般都是老人带着孩子来，看孩子玩，自己坐在旁边晒太阳，和同来的老人聊聊天。周末休息日，也有年轻人带着孩子来，在这里踢球或打羽毛球。老中青几代人都有，人来人往，挺热闹。对于我，方便画点儿速写。

初春的上午，阳光温煦，我坐在那里画画，身边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和站着的一个女人聊闲天。听说话的口气，两人彼此熟识，不是街坊，就是同事，或者老同学，常到天坛来玩。两位的年纪相差无几，都有六十来岁。引起我注意的，是坐着的女人，她一身穿戴很时髦，宝蓝色薄呢大衣，花盆式的大翻领，蓬蓬袖，都不是这种年龄的式样，特别是宝蓝色，很有些艳，更是属于年轻人喜欢的色彩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足蹬一双深棕色的长筒靴，那鞋的方跟虽不算高，也得有三四厘米，真有点儿担心她走道会崴脚。

站着的女人，没那么时髦，穿着件短款的旧棉外套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用眼角余光看着正疯跑着放风筝的小男孩。那孩子也就四五岁的样子，说是风筝，其实就是自己用纸糊的“屁股帘儿”；也根本谈不上是放风筝，“屁股帘儿”呼扇呼扇的，总也飞不起来，在孩子的身后，像条小狗一样追着他蹦着高地跑。

坐着的女人指着孩子说：看你多好啊，有个孩子，多好玩啊！

站着的女人说：好玩？你可不知道，弄一个孩子多累呢！清早醒来一睁眼，就得不错眼珠儿地盯着，生怕孩子磕着碰着出一点儿差错。前两年幼儿园经常闭园，孩子都让领回家，他们小两口可倒好，一点儿不带操心的，倒是真够放心的，大撒把，把孩子都甩给了我，好像这孩子是为了给我生的！

不管是为谁生的，你就别抱怨了！有个孩子，总可以享受天伦之乐。

天伦之乐？站着的女人撇撇嘴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什么天伦之乐，纯粹是天伦之累！

行了，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啦！甭管是天伦之乐还是天伦之累，你说这过日子过的是什么？还不过的是孩子？没个孩子，等于没个抓挠，没个盼头。家里只剩下老头儿老太太，大眼瞪小眼，就剩下吃喝和喘气，一天到晚，连个孩子的哭声笑声都听不着，这叫什么日子？

你不会让你闺女给你生一个？再不生，岁数大了，就没法生了！

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闺女，没少跟她费唾沫星子，她倒是得听啊！前几年，把她催急了，给我送来一条哈巴狗，说您不是一天到晚想要孩子吗，给您！这就是你的外

孙子啦！

站着的女人笑了：你闺女说得也没错，现在那狗让你都养熟了，心肝儿宝贝儿地叫，不也真成了你的孩子了吗？

孩子？叫它，它倒是摇着尾巴，汪汪地冲着你答应几声，可它能像你孙子一样，会放风筝吗？会唱歌吗？会给你背唐诗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吗？还会管你叫奶奶吗？你说，能有你这样的乐儿吗？说着，她不禁被自己的话逗乐了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在一边旁听的我也被两人的对话触动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仅不愿意要孩子，连结婚都不愿意。工作不稳定，房子“亚历山大”，生存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哪里还敢要小孩？看到身边的同龄人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的窘迫，上好幼儿园得求人，上好小学得买学区房，上中学担心孩子早恋，大学毕业了又为找工作焦头烂额……一连串的烦恼，脚后跟紧打后脑勺，得忙活一辈子，图个啥呀？

在要孩子的问题面前，两代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即便老人大包大揽承担了养育小孩的一切，不少年轻人还是一肚子的忧虑与百结难解的担心，在这个问题面前畏手畏脚地败下阵来。老人便无可奈何，任由年轻人去了。都说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夜也是难懂白天的白。就这样，一晃，孩子进入中年，父母进入老年。于是，做父母的这一代老人，便成了眼前这样两种：坐着的女人发着牢骚；站着的女人也发着牢骚。坐着的女人发了便宜卖乖；站着的女人不知道如今养个孩子有多难。

她们两人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着，我自己胡思乱想地想着，手里的画笔半天没动。

忽然，手机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。是坐着的女人的手机声，她大衣口袋里掏出来个手机，但是，手机并没有响。她又从大衣右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，这个手机的铃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。她接通了电话。

打完电话，她站起来，对那个女人说：不跟你聊了，我们家那口子来电话了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我得回家了。

那女人笑着对她说：看你多美呀，比我们都阔，有俩手机，一左一右，二把撸子挎着，双枪老太婆呢！

她一摆手说：都是女儿淘汰的。

还是你女儿有钱，总换新手机。

也没个孩子，小两口工资都不少，你说挣的钱像你孩子花在你孙子身上多好，她没这个地地方花呀，可不都这么瞎花了呗！什么东西都买，买完了，新鲜劲儿一过，就淘汰给了我们。只要一有新手机，她就买新的，把旧的给了我和她爸。我这儿有俩，她爸爸那儿有仨呢！

那女人一听，打趣她：仨？跟你一样，一个专接女儿的，一个你们老两口的专机，那一个呢？接谁的？接他初恋情人的怎么着？

她也打趣道：你以为我们那口子像你们家那位呢？

两个女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。孩子，让她们一个乐一个忧；手机，让她们都像捡了个乐儿似的，乐和个不停。

小孩子拎着风筝跑了过来，叫道：奶奶！我憋不住了，要去厕所！

两个女人领着孩子，赶紧跑了。宝蓝色的大衣阔摆被风吹起，像一只老鸟的翅膀，在初春上午的阳光照耀下，很是鲜艳。不用说，这大衣，还有那高筒靴，也都是孩子淘汰的。没有小孙子的老人，比有小孙子的老人，显得年轻好多呢！有小孙子的老人，拉着小孙子的小手，比没有小孙子的老人，跑得快了许多。

(本文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

□安宁

这个夜晚，我站在济南千佛山脚下的一个公园里，仰望星空。

这个三面环山的城市，即便在万物沉寂的夜晚，依然被躁动裹挟。我努力地擦拭罩住10年前一小段光阴的玻璃外壳，试图看清被我埋葬的生活的细枝末节：我如何在这里相爱、生恨、争吵、离去，而后义无反顾地奔赴内蒙古。时光厚重的尘埃黏附在记忆的表层，原本鲜活生动的人生切片变得暧昧不清。我甚至怀疑我是否曾在这座公园旁边生活过。那个在咯吱作响的木地板上奔来走去，为朋友烹制晚餐的我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为买下这座老房子，与男友一起走遍整个城市的女孩，她是此刻已在塞外生儿育女的我吗？那个在朋友家高高的阁楼上，一边喝酒一边听着一墙之隔的动物园里狼吼虎啸的我，她活泼盎然的肉身又去了哪里？是金蝉一样在某个神秘莫测的夜晚蛻去，留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上吗？那么，此刻的我，还是不是过去的我？而灵魂是否也跟着肉身一起衰朽，不复过去的欲望勃发？

就在夜色笼罩的公园里，我看到10年前朝气蓬勃的我，像一只优雅矫健的小鹿，奔跑在黢黑的树影中。由法桐、油松、圆柏、女贞、黄杨构筑而成的茂密丛林，击退城市的喧哗，将马路上一浪浪袭来的声响化作夜晚海面上暗涌的波涛，或沿园林围墙逡巡低吼的野兽。公园一侧的高楼，与10年前毫无二致。仿佛那些灯在漫长的日子里，一直以渴睡的面容无声无息地亮着。楼房的主人或许也从未有过更换，他们只是被灯光照得鬓角白了一些，面容干枯了一些，动作迟缓了一些。只有遮掩后窗的树木愈发粗壮，似乎它们的年轮代替这座楼房里健忘的人们，将他们的衰老与悲欢一一记下。我旧日的爱情，就隐匿在这些落满尘埃的窗户后面。我甚至确信，那个陪我一起度过七年人生的恋人，与楼房里进出的陌生人们一样尚未离去，他依然在我们一起粉刷过的房子里生儿育女、上班下班。K93路公交车每日从门前摇摇晃晃经过，他上车前会按部就班地先送女儿去幼儿园，而后返回，重新走到站牌下，在烈日炙烤中，夹着公文包，等待新的公交车慢慢抵达。

在公园门口劈面而来的庞大的高架桥下，和无数被灯火点亮的迷宫一样的“蜂巢”面前，我迷失了方向——我已经完全认不出过去生活的痕迹。小区门口卖煎饼果子的、开中药铺的、售五金的、炸油条的、清洗油烟机的、收购旧家电的，统统从我的记忆中消失，仿佛它们从未在这片喧闹的居民区出现过，所有缭绕着烟火气息的生活片段，都是我自以为是的幻觉。连同过去的我，也是一段醒来便消失无痕的梦境。

就在我从一扇已经不能合拢的单元门口经过，决定放弃寻找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沿着昏睡的路灯，神情愉悦地向我所在的位置走来。像是被一股奇异的飓风击中，我在一瞬间认出那个苍老的女人，是曾经恋人的姐姐！他一定是有了第二个孩子，而且是刚刚满月的宝宝，因为姐姐的手中提着一篮新鲜的鸡蛋，还有一大袋初生婴儿所用的尿不湿……

我迅速转身，逃至隔壁单元门口，背对着她，假装正借着昏暗的灯光，认真辨认门口的物业缴费通知单。我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而后在距离我几米远的地方，拐进黑暗的楼道，慢慢向半空走去，最后完全消失，夜色倏然合拢。

遥远的天边隐约有鼓声大作，也或许，那是我的心跳，因坠入时间隧道，受到惊吓而播出的鼓声。我在奇特的穿越幻觉中，快步离开小区。汇入人流的瞬间，我转身，看到黑暗中小区破败的门牌上，一个“洪”字在夜晚摇摇欲坠。记忆终于破窗而入，那是小区名字中的一个字。所有逝去的一切，重新植入我的生命。

我捂着胸口剧烈的心跳，知道可以将这个事故突发的夜晚抛入洪流，然后转身上路。

(本文为80后作家，山东泰安人，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任教于内蒙古大学)

【性情文本】

寻找逝去的岁月